



春雪有痕

□惟耕

清晨，我被超乎寻常的光亮早早唤醒。拉开窗帘，果然是一片耀眼的世界，犹如月光下皎洁的湖面，平静，壮美。一股凉意也穿透厚厚的玻璃，扑面而来。我禁不住打了一个长长的寒噤，立即后退一步。但拉长的目光，依然徜徉在窗外茫茫的雪海里，无意收回。

忙完手头的事情，我还是忍不住迈开脚步，忍受着钻衣刺骨的寒风，走进铺天盖地的雪野之中。午后的天空中，仍然有稀疏的雪花飞舞。厚厚的云层，忽远忽近。偶尔也会有一缕阳光从云隙中钻出来，向大地抛一个媚眼，稍纵即逝。

在一族矮小的荆棘下，我发现了一串清晰的脚印。我无心辨别这脚印是什么动物留下来的，也许是一只流浪的小狗，也许是一只觅食的野兔。但从它在雪地里踏出的痕迹上，我似乎读出了它的悠闲，它的漫不经心。就如此时的我，漫无目的。

荆条下的脚印只是一个点，但不是起点，脚印从这里向着不同的两个方向延伸。一端是我来时的路，一端绕过一块巨大的石头后，向着水塘边那片平整的麦地远去。我突然好奇心，莫非这串脚印的主人也和我一样，是按照这条路来欣赏雪景的吗？

冬去春来，曾有好几场雪被我无端错过。那些错过的雪，都在好友的微信朋友圈里给我留下印象。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的在城市的公园里，有的在农村的山野上，也有的在行车的路上。每一帧，都美如一幅画，或一联诗句。但对我来说，都不及此刻一朵雪花落在眉心的感觉。

巨石挡风，所以背风的一侧就有一道一米多深的拦路雪，宽宽的，一道厚厚的城墙，一直延伸到塘坝。小动物仿佛在这里停留过，迂回的脚步留下反复的重叠，然后爬上石头，从迎风的一侧跳了过去。

踩着那一堆凌乱的脚印，我熟练地攀上石头的顶端。石面生冷，我曾经无数次坐在上面留下的体温，早已被触碰到它的雪花零星带走。但我留存在石头上的温情犹在，它始终在默默地替我守望着那一湾清澈的水面、看护着那片麦地和麦收倒茬后长出的玉豆，也替我挽留住这些路过的雪花，让它们不再漂泊。

“清明断雪不断雪，谷雨断霜不断霜。”这是我小时候，父亲与跟他一起种地的叔伯兄弟经常说的话。现在才是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，以便发放稿费。

投稿邮箱: ytrzbk@126.com, lifeng@ytdaily.com

春天的窗口

□阳春花

燃放到天边。回想起那些春光明媚的日常，母亲在田间地头躬身忙活着，时不时直起身子合拢手掌打着眼罩极目四望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心中充满希望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猫儿狗儿在房前屋后追蝴蝶。身着锦缎大红袍的雄鸡站在草垛上威风凛凛地“喔喔”地高叫着，老母鸡则安静地蹲在草窝里，它在酝酿着下蛋。还有的老母鸡领着一群奶黄色的小鸡仔，在草坪上觅食。这群幼崽毛茸茸、萌哒哒的，特别招人怜爱。我放学了总喜欢把菜叶切得细碎，撒在干净的地面上，它们蹒跚着小碎步，扑扇着羽翅率先恐后地跑来啄食，挤作一团，你推我搡的，好可爱呀。

这个时节也是爷爷最忙碌的时候。他每天早早起床，先把牛牵到池塘边去饮水。牛饮饱了，爷爷再把它

牵到向阳的大杨树下，栓好牛绳，放一捆干稻草给牛吃。他还会挽几把稻草，中间夹一捧黄豆，送进牛嘴里。这时候，牛细嚼慢咽着，眼泪汪汪地看着爷爷，似乎很感激。爷爷一遍遍抚摸着牛脖子，叫它慢点吃，别噎着，俨然把牛当成我家的一员。

把牛伺候停当了，爷爷扛着锄头铁锹出门了，到荒山坡去开荒。爷爷开辟的荒地遍及各个山头地角，因此我家即便在饥荒年间也从未断过粮，广种多收呢。爷爷说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我说：“爷爷还会念诗呢！”爷爷说：“古言这么说了。”爷爷还说，人千万不能懒惰。勤劳致

富，实干兴邦。我谨记着爷爷的教导，并践行着，勤劳的爷爷的话，勤劳的确可以让日子变好。我没有让爷爷失望，虽不富裕，但衣食无忧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爷爷把南山头上的乱石岗开辟成了一片竹林。他每天去捡石头，把石头堆码成一圈低矮的石墙，中间栽种竹子，四周栽种桃树。二月的春风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耳朵，爷爷却脱掉棉袄忙碌得满头大汗。没过几年竹子发满园了，桃树也结桃了。竹子长成后，爷爷用来编制竹篓、竹筐等农用工具，拿到集上去卖，帮着补贴家用。桃树上的桃我们吃了不少，还送给亲朋好友一些。前年我回家看见那片竹林还在，比记忆中的竹林更加蔚为壮观。竹子粗壮，高耸入云，我却不敢相认。它还是爷爷栽种的竹子吗？只是原先那些老桃树没了踪影。我想，它们可能跟随爷爷到了另一个世界，陪着爷爷呢。

春天让人憧憬，春天也让人怀旧。春天让我百感交集，终是感恩。感恩时光荏苒，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缘。

胶东的传统民居都在庭

院垒砌酱台，用于放置用挂釉的土陶坛子腌制的酱菜、豆酱、海鲜酱等食材及孕育调味料的霉曲菌，也是晾晒食物的平台。在那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年代，时令蔬菜的冬藏，酱油、醋等调味品的稀醪发酵都要凭借其来操作，古朴、简洁的酱台维系着家族餐桌上肴馔的品类和味道的丰足。

我家的老宅，位于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武霖村东西走向的牌坊里(今戚继光故里)。道南，正房坐南朝北，砖瓦斗拱结构，是昆山望族孙家奉旨北迁古登州时遗留的祖宅，东卧室的南窗外就有一个宽敞、向阳的酱台。它是占地6平方米的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矮空平台，东西两端由雕刻云纹的大青砖浆砌半米高的矮墙支撑，两块长3米、宽1米、厚15厘米的长条大理石平铺其上，两石条之间留有5厘米的缝隙，以利积水下排。上面仅合拱大小的坛子就摆放了6个，若干小酱坛随需在酱台和灶台间挪动。

记得每年冬天，父亲总会在下雪之后，把积聚在自家麦地外面的雪，一锹锹地铲起来，扬撒在黄瘦的麦苗上。然后站在麦垄间，拄着锨柄，念叨着东山里那句最朴实的老话：“雪花儿，是麦子的棉被哩。”

麦子也会害冷吗？那是我第一次，站在麦地里认真思考麦子和山岭上一茬又一茬土生土长的庄稼。

我不由地加快脚步，将脚印取直，跨过一道道雪梁，飞奔过去。一捧，一捧，把附近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冻得瑟瑟发抖的麦苗上。风把谁的帽子吹走了？帽子翻滚着，像一只受惊的野兔或者小狗，从麦地飞速掠过的时候，在雪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擦痕。

微信铃声响起：“这天气不正常吧？”

我抖动着手指，回复：“打了春的雪，狗也撵不上。”

用不了几天，气温回升，冰雪融化。吸足了雪水的麦苗，就会返青、拔节。泥土里，麦瓶草和麦蒿的种子也会吸水膨胀、萌发，长出健壮的茎叶，与麦苗一争高下。

天空忽然暗了下来，又是一阵沸沸扬扬的雪花从空中倾泻而下。眨眼间，我的、他的、身前身后所有的踪迹都在风雪中消逝，但那一串长长的脚印，将会深深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，直至时光老去。

与春风道声谢，放飞梦想；与春天有个约会，你来我来大家来。踏上龙年的节拍，张开热情的怀抱，敲锣鼓，欢笑语，打开家门，展现神奇魔法，迎接新春百花开。用自己的柔美凝脂，描绘得万紫千红。

腹，又护人周全。

一年中持续最久的腌菜是香椿。老家的墙根底下长满了有几十年树龄的老香椿，墙头之上葱绿一片。从春季开始，祖母就把采摘的香椿撒上粗盐放进大坛里，一年陆陆续续可以腌制四五茬，相隔半个月左右，倒出来搓揉一遍，让盐渍尽可能浸到每个叶梗中。这些加工后的香椿，除了小部分自用，多数都晒干后邮寄给天南地北的亲友。远方的亲友打开包裹，那浓郁而独特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最是能代表家乡的味道，也最能慰藉客居他乡游子的乡愁。祖母非常珍视这种长在树梢上的蔬菜，记得1989年，已经86岁的祖母竟踩着木梯爬上墙头摘香椿头，我回家时望着居高临下的祖母随风抖动的衣衫，着实吓出一身冷汗，而她淡定地站在墙头说：“这菜芽(蓬莱人称香椿的俚语)长得太旺，再不下树就老了。”边说边将大把的香椿抛进我的怀里。祖母一生持家晓大义，稔知酿造食物就

净、腌泡须臾后清蒸，剔除鱼头和鱼骨，把鱼肉晒干留作冬日餐席上的美味。

珍馐。鱼头鱼骨与浸发好的黄豆混合放进青石研臼中，用杵头舂捣成糊状，放入酱坛中发酵三周左右就可以熟食用。这种酱有豆酱的香气，也有鱼酱的鲜味，是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不可多得的下饭菜。

小时候，祖母和父母总让我吃新鲜的鱼肉，他们更多是吃鱼头和鱼骨酱。我曾经问过祖母，为什么你们偏爱吃鱼骨酱？祖母笑着说，小孩口中的肉娇嫩，鱼头和鱼骨上的刺容易划伤口腔的皮肤，只能大人吃。同时，祖母还能说出许多有关鱼骨的新颖做法，如酥炸鱼骨、糖醋鱼骨、鱼骨酱摊鸡蛋饼……那时少不更事，听得我口流哈喇，心想长大后一定要毫无顾忌地把鱼骨烹饪的各种美食尝个遍。

时光飞逝，世事更迭。老宅拆迁，我住进了公寓楼，酱台已是历史的陈迹。当我有了家室和女儿不久，祖母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牵绊而转身归西。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传承，我的女儿也喜食海鲜，隔三岔五就张罗着要鱼吃。当家才知柴米贵，我每个月几两碎银的工资收入，面对如酷夏温度计中水银柱上涨的海鲜价格，频繁去买鱼的的确会让家庭财务捉襟见肘。为了在足女儿的欲求与之超额支出间找到平衡，我在

莫非趁雪融？

赶早春的时尚？

哪呢哪呢？

俺是赴麦苗擎情的约，倾听她蕴藉了一冬的情切切——

——苦菜说

田家

何时桃花粉红梨花雪白，槐花香漫了这山那坡。

田家掐着手指合计春令的农活

犁铧已擦拭得锃亮光灿，锨锄镰一应农具已周全完善，种子化肥农药诸事亦稳妥。

只待一场春风化雨的漫撒，土地解冻河冰消融，方见大田里擂鼓般火热情切……

按捺不住的种子胚芽，瞅着身旁曲伸着肢体，急于出土的蚯蚓青蛙们……

最等不得的人心，正与节令拨打着视频通话。

剪个彩给春风

□王坤

盼望着盼望着，春风来了，悄悄无息地走进千门万户，气勢磅礴越过高山大海，步履匆匆轻盈而欢快，将季节转换到春天时间。

微风拂面撩拨着心扉，唤醒了沉睡严寒。

将季节转换到春天时间。

将季节转换到春天时间。

流星

□刘吉训

为了跨越浩瀚的海，走出深邃的黑暗，为了挣脱黑洞强力的引诱，施展一次不同凡响的自我超越，终于与昨天告别。

每一次燃烧，都是一次辉煌壮烈的长征，每一次突破，都把一切痛苦的过去，通通烧掉，把能扔掉的累赘，都通通扬弃，在寂暗的天幕上，划一道明亮的光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甚至于生命。

早春撷影(组诗)

□于功义

雪融

冰肌玉骨的雪，白皑皑的容颜，伴着日日的消瘦，是止不住的泪。

地下，一百张干渴的嘴，不停息地吮吸着。

悄然间，种子萌出根与芽，草木花卉的蓓蕾，凸出了。

净、腌泡须臾后清蒸，剔除鱼头和鱼骨，把鱼肉晒干留作冬日餐席上的美味。

珍馐。鱼头鱼骨与浸发好的黄豆混合放进青石研臼中，用杵头舂捣成糊状，放入酱坛中发酵三周左右就可以熟食用。

这种酱有豆酱的香气，也有鱼酱的鲜味，是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不可多得的下饭菜。

小时候，祖母和父母总让我吃新鲜的鱼肉，他们更多是吃鱼头和鱼骨酱。我曾经问过祖母，为什么你们偏爱吃鱼骨酱？祖母笑着说，小孩口中的肉娇嫩，鱼头和鱼骨上的刺容易划伤口腔的皮肤，只能大人吃。同时，祖母还能说出许多有关鱼骨的新颖做法，如酥炸鱼骨、糖醋鱼骨、鱼骨酱摊鸡蛋饼……那时少不更事，听得我口流哈喇，心想长大后一定要毫无顾忌地把鱼骨烹饪的各种美食尝个遍。

时光飞逝，世事更迭。老宅拆迁，我住进了公寓楼，酱台已是历史的陈迹。当我有了家室和女儿不久，祖母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牵绊而转身归西。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传承，我的女儿也喜食海鲜，隔三岔五就张罗着要鱼吃。当家才知柴米贵，我每个月几两碎银的工资收入，面对如酷夏温度计中水银柱上涨的海鲜价格，频繁去买鱼的的确会让家庭财务捉襟见肘。为了在足女儿的欲求与之超额支出间找到平衡，我在

莫非趁雪融？

赶早春的时尚？

哪呢哪呢？

俺是赴麦苗擎情的约，倾听她蕴藉了一冬的情切切——

——苦菜说

苦菜，赴麦苗的约

苦苦菜，最早吐出了人见人喜的芽尖，大田向阳的堰坡地边，麦地的田埂畦垄，处处可见娇柔嫩绿的身影。

莫非趁雪融？

赶早春的时尚？

哪呢哪呢？

俺是赴麦苗擎情的约，倾听她蕴藉了一冬的情切切——

——苦菜说

田家

何时桃花粉红梨花雪白，槐花香漫了这山那坡。

田家掐着手指合计春令的农活

犁铧已擦拭得锃亮光灿，锨锄镰一应农具已周全完善，种子化肥农药诸事亦稳妥。

只待一场春风化雨的漫撒，土地解冻河冰消融，方见大田里擂鼓般火热情切……

按捺不住的种子胚芽，瞅着身旁曲伸着肢体，急于出土的蚯蚓青蛙们……

最等不得的人心，正与节令拨打着视频通话。

何时桃花粉红梨花雪白，槐花香漫了这山那坡。

田家掐着手指合计春令的农活

犁铧已擦拭得锃亮光灿，锨锄镰一应农具已周全完善，种子化肥农药诸事亦稳妥。

只待一场春风化雨的漫撒，土地解冻河冰消融，方见大田里擂鼓般火热情切……

按捺不住的种子胚芽，瞅着身旁曲伸着肢体，急于出土的蚯蚓青蛙们……

最等不得的人心，正与节令拨打着视频通话。